

William Manchester

光荣与梦想

1932~1972年美国叙事史

[美] 威廉·曼彻斯特◎著

四川外国语大学翻译学院翻译组◎译

李龙泉、祝朝伟◎校译



THE GLORY AND THE
DREAM

A Narrative
History of America,

1932-1972



中信出版社 CHINA CITIC PRESS

THE GLORY AND THE
DREAM

A Narrative
History of America,

1932-1972



光荣与梦想

1932~1972年美国叙事史

[美] 威廉·曼彻斯特◎著

四川外国语大学翻译学院翻译组◎译

李龙泉 祝朝伟◎校译

William Manchester

1941~1950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光荣与梦想 2 / (美) 曼彻斯特著; 四川外国语大学翻译学院翻译组译; 李龙泉, 祝朝伟校译.

—北京: 中信出版社, 2015.3

书名原文: The Glory and the Dream: A Narrative History of America, 1932-1972

ISBN 978-7-5086-4996-2

I. 光… II. ①曼… ②四… ③李… ④祝… III. 美国—现代史—1941~1950 IV. K712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15) 第 303265 号

The Glory and the Dream: A Narrative History of America, 1932-1972 by William Manchester

Copyright © 1974, renewed 2002 by William Manchester

Illustration copyright © by illustration owner of original edition

This edition arranged with DON CONGDON ASSOCIATES, INC. through BIG APPLE AGENCY, INC., LABUAN, MALAYSIA.

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© 2015 by China CITIC Press

All rights reserved

本书仅限中国大陆地区发行

光荣与梦想 2

著 者: [美] 威廉·曼彻斯特

译 者: 四川外国语大学翻译学院翻译组

校 译: 李龙泉 祝朝伟

策划推广: 中信出版社 (China CITIC Press)

出版发行: 中信出版集团股份有限公司

(北京市朝阳区惠新东街甲 4 号富盛大厦 2 座 邮编 100029)

(CITIC Publishing Group)

承 印 者: 北京通州皇家印刷厂

开 本: 880mm × 1230mm 1/32

印 张: 13.25 字 数: 353 千字

版 次: 2015 年 3 月第 1 版

印 次: 2015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

京权图字: 01-2012-9129

广告经营许可证: 京朝工商广字第 8087 号

书 号: ISBN 978-7-5086-4996-2 / K · 428

定 价: 56.00 元

版权所有·侵权必究

凡购本社图书, 如有缺页、倒页、脱页, 由发行公司负责退换。

服务热线: 010-84849555 服务传真: 010-84849000

投稿邮箱: author@citicpub.com

献给劳芮·曼彻斯特

以及她的未来

William Manchester

那如幻的灵光逃到哪儿去了？

那光荣与梦想，如今到哪儿去了？

——威廉·华兹华斯

第二部分 牺牲与变化 (1941-1950 年)

第九章 反击 / 003

剪影：太平洋战争 / 038

第十章 国内战线 / 039

剪影：国内战线 / 096

第十一章 小院丁香花开时 / 097

剪影：第二次世界大战欧洲战争 / 147

第十二章 新世界，新风向 / 148

美国人小像：红发佬 / 182

第十三章 胜利旗帜的光芒不再 / 188

剪影：战后 / 223

第十四章 哈里·杜鲁门时代的生活 / 224

第十五章 黑夜里哈里的一点儿英雄形象 / 247

剪影：20 世纪 40 年代晚期 / 304

第十六章 疑虑重重的时代 / 305

美国人小像：爱德华·罗斯科·默罗 / 363

第十七章 坠入深渊 / 369

剪影：20 世纪 50 年代早期 / 418

THE
GLORY AND THE
DREAM

A Narrative
History of America,
1932-1972

第二部分

牺牲与变化（1941~1950年）

第九章 反击

日本人自诩为“大日本”，美国人则称日本人为“小日本”，麦克阿瑟更是将其蔑称为“日本佬”。日本军队也许是史上最被低估的部队。阅兵式上，日本军人就像一个个用牛皮纸胡乱卷起的包裹，衣冠不整、面容枯槁，好似随时有散架的危险。绑腿邋遢、上衣鼓囊、裤子松垮，腿又短得可笑。这样的形象带有欺骗性，且根深蒂固。即使在珍珠港遭遇毁灭性打击之后，海军上将小威廉·哈尔西还预言1943年就能打垮日本，当时美国国内也较为乐观，点唱机中的歌曲唱道“再见，妈妈，我要去攻占横滨”、“我要扇肮脏的日本佬一个大耳光”。任何一个醉汉都会说，美国自1775年以来就一直打胜仗，从没输过。

而日本人呢？他们自1598年以来，也没有输过任何一场战争。被破烂棕色军服包裹的日本军人虽然其貌不扬，但战斗力不容小觑。

日军的神枪手能精确命中 1 000 码^①外的目标。他们每人携带 400 发子弹（是美国步兵携带量的两倍）和足够 5 天食用的鱼和大米。他们无所畏惧，从小接受的教育让他们视死如归，并且认为天皇献身无上荣光。他们所配备的武器也令人生畏。珍珠港事件中，小日本击沉了美国数艘战舰，给华盛顿当头一棒。小日本的舰艇更快、火炮更猛、鱼雷更先进，他们的空军在数量和质量上都远胜美国。偷袭珍珠港时，日军出动了 4 款战机，分别是川崎、三菱零式、中岛 B5N1 和三菱 G4M1，其中每一款都比当时美国能够升空的同类飞机先进。

开战后第 4 个星期，陆军部长史汀生告诫美国人：“这场战争必将以美国击败日本告终，但我们不应戴着玫瑰色的眼镜看待它。有报告称日本……军队训练差，装备落后。而严峻的事实是日本军人身经百战，装备精良。日本军人虽身材矮小，但意志坚定、纪律严明。”曾经，热血沸腾的美国人认为他们对战东方人可以以一敌十。如今，美国人如梦方醒，至少华盛顿惊恐地意识到，南北战争以后，美国从未遇到过如此严峻的局面。当时，美国所谓的军事“情报”已经排除了珍珠港被袭的可能，理由之一是日军正往西贡（今越南胡志明市）增兵，人人都知道东条英机不可能同时在多地发动进攻。

但大家都错了。新年伊始，“大日本”的部队不仅从西贡进军南方，还同时登陆了关岛、中国香港、婆罗洲、威克岛，以及菲律宾群岛。东条英机的战术比希特勒的闪电战更胜一筹。东条英机把从美国西海岸到东京的航线扯开一条巨大的缺口，控制海域占整个世界海域的 1/10。德国海军上将雷德尔指挥的德国 U 型潜艇肆无忌惮地偷袭，也给了东条英机极大帮助。航运从一开始就很吃紧。而雷德尔决心

① 1 码≈0.914 米。——编者注

摧毁英美同盟，遇上任何悬挂星条旗或米字旗的船只，一概击沉，这让海上补给成为奢望。1942年年初，雷德尔的计划似乎就要成功了。几乎每天晚上，美国东海岸的居民都能看到商船受到鱼雷攻击。当年1月，德国U型潜艇几小时内接连在长岛击沉了排水量6768吨的“科英布拉”号油轮和“诺尔尼斯”号油轮，又在北卡罗来纳海岸击沉了美国“艾伦·杰克逊”号商船和“马来”号油轮。德国U型潜艇当年共击沉1160艘舰艇，平均每天超过三艘，其中包括“雅各·琼斯”号驱逐舰。它在新泽西州开普梅被击沉，成为美国第一艘在自己海岸附近被鱼雷击沉的战舰。

在这殊死搏斗的日子里，败仗接二连三，轴心国似乎攻无不克。纳粹德国正在攻打斯大林格勒（今俄罗斯伏尔加格勒市），并且准备向莫斯科发起最后攻势；隆美尔已兵临开罗城下，那里的英国外交官们正忙着烧毁外交资料；德军进入印度也只是时间问题，在那里，他们将与从东线迅速推进的日军汇合。像希特勒一样，东条英机似乎也势不可当。约瑟夫·史迪威将军步履蹒跚地撤出缅甸时，嘴里还嘀咕着“真是一次惨败，我们被打得落花流水，仓皇撤离缅甸，简直就是奇耻大辱”。华盛顿的一些军事专家估计需要10年才能打败日本。两个大洋似乎不再起到保护作用，不仅大西洋海岸的海员被残忍屠杀，太平洋海岸也遭到炮火攻击。一艘日本潜艇袭击了俄勒冈州史蒂文斯堡，这在军事上无足轻重，却给美国人的心里蒙上了阴影。总统决定出面安抚国民。他安排了一场炉边谈话，并要求报纸登载世界地图，以便听众能明白他所讲。但日本人正在监听美国广播，正当罗斯福总统平静地劝慰公众无须悲观时，又一架日本水上飞机从潜艇弹射起飞，在俄勒冈州以南海岸投下数枚燃烧弹。

在东条英机策划的12月7日攻击行动中，除了珍珠港，还有一个目标就是马来亚（今马来西亚西部地区）。华盛顿的几个外交官自以为了解东方人，曾大胆猜测日本人可能登陆泰国。就某种程度而言，他们说对了，但这就像三年前的9月，新英格兰地区大暴雨，而天气预报员不过预测可能有雨。利用维希傀儡政府的软弱，山下奉文将军将中南半岛变成了转战集结区，并与泰国政府展开秘密谈判。结果，12月7日，泰国政府佯装抵抗了4小时之后投降。现在，东条英机已准备好进攻马来亚。

日军分三路穿过泰国，在铺天盖地的越南机群掩护下，入侵马来亚半岛，迫使英军节节败退。日本没必要派遣规模如此庞大的部队，但他们希望转移英国皇家空军的注意力，并将英国皇家海军引入圈套。他们的奸计得逞了。海军上将汤姆·菲利普斯爵士上钩了，他麾下拥有英国皇家海军引以为傲的战列舰——“威尔士亲王”号，这是英国最精良的战列舰，以及“反击”号重型巡洋舰。舰队中唯一的航空母舰搁浅，使菲利普斯爵士失去了耳目。开战后第三天，日军三菱鱼雷轰炸机击沉了夏威夷地区仅存的这两艘盟军主力战舰。没人能拯救马来亚了。敌军前进速度加快，离奇的谣言四起——小日本是“猿人”，像人猿泰山一样在树林间荡来荡去（实际上，日军骑自行车行军）。与此同时，丘吉尔惊恐地获悉，新加坡的大炮只能朝向大海，无法调转炮口瞄准日军。

进攻马来亚的日军都是裕仁天皇的精锐部队。在大举南下的同时，本间雅晴中将指挥数个师团，自12月10日开始，在吕宋岛登陆。汤姆·菲利普斯当日葬身海底，毫无防备的关岛落入日本人之手。三周内，本间的军队已于九处登陆。麦克阿瑟宣布马尼拉为不设防城市（之后立刻遭到空袭），美国士兵和菲律宾侦察兵撤到巴丹半

岛。罗斯福想救出麦克阿瑟，虽然他知道麦克阿瑟将军不好相处，但敬仰他的军事判断能力，于是命令麦克阿瑟前往澳大利亚。在2月一个漆黑的晚上，麦克阿瑟及妻儿和家庭教师登上一艘鱼雷快艇离开了。而剩下的人则苦涩地唱道：

我们是巴丹的弃儿郎，
没有爹和娘，山姆大叔也不知去向。
无亲朋，无依靠，没有枪来没有炮，
无人过问无人要！

他们抱怨缺少武器，残酷的事实也差不多如此。盟军防线正在土崩瓦解，巴丹半岛上唯一的美国部队是第31步兵团，仅剩636人，他们被迫撤入蝌蚪状的克雷希多岛要塞，仅有10架老式飞机和几艘鱼雷快艇。当地最高指挥官汤姆·哈特于圣诞节后乘着挂有四星将旗的“鲨鱼”号潜艇离开，该潜艇已是其麾下最大型的舰艇了。一开始，克雷希多地堡中的人们围在通信兵的收音机旁，但没过多久，他们就纷纷转身离去了。因为广播里的消息实在令人沮丧：中国香港沦陷，护士被日本兵当街强奸；威克岛也被占领，虽然500名海军陆战队队员在詹姆斯·德弗罗少校的带领下，英勇抵抗两个星期，曾击退一次登陆的日军，但最终没有等来援兵。新年伊始，哈特上将的潜艇在爪哇浮出水面，加入陆军元帅韦维尔统领的盟军。那时，日军已攻占新加坡，下一个目标就是爪哇和苏门答腊。韦维尔研究作战图之后，退到了印度。而东印度群岛，正如气愤的荷兰人所言，只能听天由命了。

命运是残酷的。荷兰统帅不懂英语，他的命令只能在翻译之后传达给各部队。在没有空中掩护的情况下，17艘盟军战舰前去抵御日军入侵。它们与日军实力相差悬殊，无力回天。舰队中最大的战舰仅

为两艘巡洋舰，而海平线上逐渐出现的日军舰队则犹如一座座佛塔，由 74 艘军舰组成，包括 4 艘战列舰和 5 艘航母。爪哇战役历时 7 个小时，荷兰统帅与他麾下的一半战舰一起葬身海底，剩余战舰也大半被日军飞机击毁。只有美国的“休斯敦”号和澳大利亚的“珀斯”号逃过最初的攻击，并试图穿过巽他海峡撤离，但该海峡已被敌军封锁。3 月 1 日夜，它们寡不敌众，最终被日军击沉。“休斯敦”号被日军军舰团团围住，但仍拼死抵抗，火炮齐鸣。直到船体渐渐下沉，一名身着蓝色夹克的司号兵仍站在倾斜的船尾，吹响弃船号角。

远在美国人对太平洋的战事很难理解。人们记住了珍珠港事件，就像牢牢记住阿拉莫之战和“缅因”号战舰却并不熟悉那之后的战争一样。原因之一是西海岸之外的美国人都把注意力放在了希特勒身上，另一个原因在地理方面。在硫磺岛战斗的士兵收到家人的来信，发现家人都以为他们在南太平洋。欧洲战场的地名听起来很熟悉，因为上学时接触过。但谁听说过雅浦？谁知道埃厄里拜瓦在哪里？新不列颠岛、新喀里多尼亚岛、新几内亚岛、新爱尔兰和新赫布里底岛又有什么区别？

不幸的是，美国的教师们讲课时并未涉及这些内容。这也不能怪他们，在航空时代以前，像威克岛、中途岛和硫磺岛这样的小岛几乎不值一提。直到 1941 年，只有标准石油公司和利华兄弟公司会对群岛感兴趣。美国海军开战时所用地图为 18 世纪所绘，直接导致盟军因不知航线深浅而在许多海战中失利。海军陆战队必须一边行军，一边测绘所罗门群岛。他们甚至没搞清楚与敌军第一次交战的地点——他们以为是特纳鲁河，后来发现是伊鲁河。

公众对于太平洋的了解大多来自 B 级片编剧的肆意创作。南太平洋

岛屿被描绘成具有异域情调的小岛，和风在棕榈树间吹拂，萨迪·汤普孙^①和传教士厮混，当地女孩身着紧身衣潜水捞珍珠，拥有多萝西·拉莫尔一样苗条的身材。传说是美好的，也带有一丝半点儿真实性。虽然当地女孩的身材看起来更像是水桶，而不像拉莫尔，但大多数参与过“大东亚战争”（日本人的称呼）的老兵都能回忆起壮丽的自然美景——瓜达尔卡纳尔岛茂密雨林中的白兰花和凤头鹦鹉，还有布干维尔岛奥古斯塔皇后湾的活火山，以及塞班岛上美丽的凤凰木。

但美国大兵不是来旅游的。他们在进行残酷的战斗，而且丛林看上去越美丽，战斗就越激烈。一些岛屿根本无法居住，陆军工兵前往圣克鲁斯勘察地形以修建机场，尽管当地景色很美，他们却全部被脑型疟疾无情地夺去了生命。战场环境匪夷所思，瓜达尔卡纳尔岛在地震中晃动，硫磺岛岩缝中喷出火山气体等。在布干维尔岛上，松软而又深不见底的沼泽吞噬了无数台推土机；在佩莱利乌岛的山丘上，即使树荫下，温度也高达 115 华氏度（约 46.1 摄氏度）。有时天气比敌人更恐怖。格洛斯特角一天内降雨量就高达 16 英寸^②。莱特湾海战不得不因双季风而暂停，一个月后，一场台风又使三艘美国驱逐舰沉没。

像其他任何一场战争一样，太平洋之战拥有独特的景象和声音，被后世所铭记。这些声色就像模糊的万花筒，或是随机剪辑的旧电影片段，足以让后人陷入良久回忆，有时甚至勾起灵魂深处那些危机四伏时的记忆，令人不寒而栗。有些部队在沙地小岛搭建活动房屋，四面被青铜色海水包围，好像动画片中荒岛上的流放者。霍姆斯大法官将战争定义为“自寻烦恼”，士兵们的处境印证了他的话：船上广播系统发出单调而尖厉的声音，还有汗臭味和空荡的部队食堂，铁板铺

① 萨迪·汤普孙：电影《军中红粉》的女主角，一个粗鲁的妓女。——编者注

② 1 英寸≈2.540 厘米。——编者注